

红 袖 添 香 十 年 绝 品



 红袖添香
www.hongxiu.com

流澈紫 寂月皎皎等著

烈火嫁衣芙蓉诛



 万卷出版公司

烈火嫁衣芙蓉泪

流澈紫
寂月皎皎等著

© 流澈紫 寂月皎皎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烈火嫁衣芙蓉泪/流澈紫 寂月皎皎等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9.6

(“红袖添香”十年精选集)

ISBN 978-7-80759-919-7

I. 烈… II. ①流…②寂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80458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 × 210mm

字数: 199千字

印 张: 7.25

出版时间: 2009年6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胡 利

特约编辑: 应 凡

封面设计: 陈微微

ISBN 978-7-80759-919-7

定 价: 1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十年红袖，添香依旧

世界虽然很大，但对每个人来说，最常去的地方，最重要的人，只有几个。而梦想，也许只有一个。

对我来说，2002年是一个转折，我已经忘了红袖的网页是如何出现在我视线中的。从此，我作为一个在13亿中国人中潜藏多年的地下文学爱好者开始浮上水面呼吸新鲜空气。我相信，很多人都是这样走进红袖，并开始自己的文字生涯的。

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，人人都能拥有话语权，并能够将它公之于众；也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，只要书写就有读者。笛卡尔说：“我思故我在。”在网络世界，则是“我写故我在，我读故我在”。

很荣幸，红袖在这个时代扮演着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，那就是，打开书写和阅读之门。在这扇门里，容纳了无数的可能性。也许你曾经认为自己碌碌无为一无是处，有一天却发现笔下的文字焕发出连自己都不曾认识的光芒，粉丝蜂拥而至。也许你曾经是家里人人喊杀的一只米虫，而现在，给你一台电脑，一根网线，一个键盘，你就能养活自己。也许你当下籍籍无名，却可能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，作品就会变成一本散发着墨香的书。也许你曾经仰慕过一群叫做“作家”的人，但有一天你惊讶地发现，你和他们中的某一位正坐在同一家书城签名售书，而你的小说即将被改编成电影……

几年前和站长孙鹏探讨红袖的未来时，我们相信红袖会“创造神话”。那个时候虽然有信心，但觉得很多事情都还很遥远。而今天，类似这样的“神话”，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着。

王小波说过：“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，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。”德国诗人荷尔德林也曾高声唱道：“充满劳绩，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。”

拥有如是梦想的，只是这世界上的一小群人。他们拥有，只是因为，无法舍弃。这梦想，蕴含着无限勇气，它是无限绝望里对一点希望的坚持，是无边黑暗里对一点灯光的护持。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梦想，请不要迟疑，加入我们。

十年磨一剑，现在，红袖注册作者超过100万，原创作品超过300万部（篇），单日投稿量超过1万部（篇），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章节更新，每10分钟就有一部新的长篇作品诞生，每2天就有一部作品出版。我梦想着，在这庞大的文字里，有千万分之一，能够在你长长的一生里，在某一个温柔的一瞬间，毫无预兆地，触动你的心弦。

感谢编辑们的努力，此次精心撷取美文出版，作为红袖十周年奉献给读者的大礼，期待能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。

红袖添香中文原创网主编 夏夜

于2009年2月17日



目录

序·十年红袖，添香依旧·····	001
烈火嫁衣芙蓉沫○寂月皎皎·····	001
珠圆玉润○十方·····	069
密嫔小传○流澈紫·····	141
逃宫俏皇后○紫紫荆·····	161

烈

火

嫁

衣

芙

蓉

沫

文
寂月皎皎





【壹】 莫怨谤，素手着丹青

九月初三，洛阳顾家。

冷枫舞红，鸦声缭乱，已乱成一窝蜂的顾家仆人，来往于前厅后堂之间，无不满脸惶惶。

“绝无此事！绝无此事！”顾家老爷顾恒鑫气得脸色发青，花白眉峰攒作一处，一掌击在花梨木蝙蝠案几上，震得青花瓷的茶盅跳起，水渍滴落到案面上。

受命前来的慕容家管事和媒婆只是不断地擦着汗，哈着腰回答：“公子认定了那事，咱们……也是没法子，奉命行事。顾老爷见谅，见谅！”

媒婆抖抖索索地将红底合欢花纹的烫金庚帖递到顾恒鑫手边，哭丧着脸道：“顾老爷！梅大老爷！我朱媒婆发誓，一定为大小姐找一门更好的亲事！一定！”

顾恒鑫气得胡子都在哆嗦，接过庚帖“啪”一撕两半，扔到那媒婆脸上，吼道：“我家绫儿嫁不出去了么？要你这老婆子扯淡？但我闺女清清白白的姑娘家，慕容家想信口雌黄就退亲，也是休想！”

他真给气得不轻。

顾家也算是洛阳的望族，经营着好几家绸缎庄和茶叶铺子，顾家三个女儿，也是出了名的容貌俊美，举止端雅。大小姐顾紫绢，才德双馨，名扬洛阳，两年前嫁给了正二品都察院都御史韩大人的公子，二小姐顾青绫，幼时与慕容家公子定了娃娃亲，只有三小姐顾红锦尚未字人。

倒是顾家的两位公子，相对三个出色的姐妹，显得庸碌了些，只在家协



理着顾家的生意，至今没能考上什么功名。与当年曾经并驾齐驱的慕容家一比，如今的顾家可就差得远了。

顾青绫结亲的那位公子慕容斐，是当今贤妃娘娘的一母胞弟，仅此一根，慕容家已成了洛阳最炙手可热的家族了。

可如今，慕容斐毫无征兆地提出退亲，理由居然是顾青绫品行不端，与外姓男子私相授受！

顾恒鑫还要咆哮时，只听侧门的珠帘后，有女子平和的声音传出：“父亲，便是要理论，也须和慕容家的主人理论，咱们不必和这下人计较。清者自清，没什么解释不了的。”

顾恒鑫听到顾青绫的话，才醒悟过来，喝道：“滚！滚！我会亲自登门造访，向慕容斐问个清楚！”

慕容府管事和朱媒婆如蒙大赦，忙退了出去，松一口气的同时，汗水也已浸透背心了。

朱媒婆向着那管事抱怨道：“顾二小姐行事端庄，诗画绣工俱佳，洛阳都是出了名的，没听说什么品行不端的事啊！也不怨顾恒鑫发火，这不是好端端地毁了人家姑娘的名声么？”

管事叹息，“谁知道呢？公子一向听说顾二小姐才貌双全，很是得意的，谁知前儿去了李府一次，在李家公子那里见着了许多顾二小姐的绣品，甚至还有一幅她的绣像，大约李公子还添了些什么话，晚上回来公子就逼着叫咱们来退亲啦！”

他偷偷瞟一眼身后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“顾家虽是不愿意，可咱们家公子发了话，他们还能怎的？”

这年头，有权有势就是硬道理。如今后继乏人的顾家，又怎会被放在一门大富大贵的慕容家眼里？

厅中的顾恒鑫，无力地倒在红木雕花圈椅内，嘴唇抖了几抖，终于长长地叹了口气，“绫儿，这慕容家，欺人太甚，欺人太甚啊！”

珠帘后的顾青绫缓缓走了出来，明亮如宝珠的眼睛，淡然望向媒婆和慕容府管事消失的方向。她的肌肤洁白晶莹，仅着一袭水碧色的长衣，素华无纹，只在裙裾绣四五朵芙蓉，三两只蝴蝶，且看不出针脚，随了步履的轻移蝴蝶拂拂欲飞，远远观去，蝶恋轻花，翩舞旋绕，灵动出尘，尽在不言中。

“父亲，这事若不弄清楚，女儿这辈子的清名，便给毁了。”顾青绫盈盈跪了下去，“请父亲允许女儿出门一次，把这事弄清楚。”

顾恒鑫并没有犹豫，他俯下身，将顾青绫清妍的面庞细细看了一看，拍了拍她的肩，“绫儿，这事……一定要弄清楚。咱们……绝对不能让慕容家退亲。”

顾青绫心中一颤，五味难陈。

顾恒鑫的口气，似乎查清真相的原因，只是为了不让慕容家退亲。

难道与慕容家攀亲，比洗刷女儿的耻辱更加重要？

顾恒鑫半闭着眼，手指头一下一下敲在富贵牡丹雕花的椅靠上，叹着气，“你大姐的公公，明年就致仕回乡了。而慕容家，唉……”

一声长长的叹息，分不清是艳羡，还是忌妒。

繁华事散逐香尘，流水无情草自春。日暮东风怨啼鸟，落花犹似坠楼人。

绿珠于金谷园以死酬石崇，也算得千古流芳，才使得千载以下，文人雅士依旧把金谷园的故址当做赏景并凭吊佳人的绝好去处。

慕容家虽不敢比石崇，倒也家资巨富。慕容斐生性疏狂不羁，任侠重义，自诩风流人物，遂将那金谷园故地买了下来，加以整饬修理后依旧对游人开放，那一带，遂成了洛阳文人雅士闲暇时相聚，吟咏诗词或把酒纵欢的好去处。

重阳佳节，更是少不了登高望远，金谷园石山至高处的芙蓉亭，早已人满为患，墨香四溢，吟诵赞叹之声不绝于耳。

叠叠石山堆秀下，一道清溪蜿蜒而过，本该是落木萧萧的季节，因为石山下数十株锦缎般的芙蓉竞放，波光浮影，花色潋滟，立显风光旖旎，秀色无边。

慕容斐和一群文士闹得倦了，便立于亭边的磴道尽头，赏那秋日胜景。

一旁有人笑问：“慕容公子，莫不是刚退了亲，心情不爽？”

慕容斐负手而笑，“好男儿何患无妻？我又怎会为这些事操心？”

又有人在轻声道：“不过，倒的确没听别人说过那顾二小姐失德。”

慕容斐淡然道：“可若真有失德呢？”

他曾亲见过顾恒鑫和顾家两位公子哥儿，那哥儿俩甚是平庸，不过是为顾二小姐声名尚好，他才算认可了当日老父订下的亲事。若连这点都不可取，这妻子要来何用？

他正想着再定妻室要选怎样的女子时，一抬头，已见沿了水边，有十余名侍仆抬了七八个大食盒，一路穿花越草，却是送午膳来了。

正要让人预备用膳时，他俊朗的眉抬了一抬。

侍仆身后不远处，一位青色儒衣儒巾的少年，带了一小童，一路指点风景，款款而来。待走得更近时，慕容斐更是看出，这少年容貌虽未见得十分出挑，但面如美玉，眸若宝珠，一颦一笑，清雅脱俗。

正出神之际，侍仆们已将食盒抬上，一一铺陈完毕，满桌珍馐，已然香气四溢。

那少年在言笑之际，也已沿了磴道，来到亭边，见此情形，“哎呀，”一声，侧头向身畔小童笑道：“敏儿，咱们来得不巧了！”

慕容斐见其气度出尘，心下有意结交，迎上前笑道：“怎么不巧？在下倒觉得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！兄台如不见弃，一并入座如何？”

少年笑道：“这样啊？恐怕唐突了吧？”

慕容斐笑道：“论语有云，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兄台如此说，才是矫情，不像孔门中人。”

少年不再推辞，一揖道：“如此，小弟打扰了！”

一时与众文士相见时，少年自称叫做凌青，幼年随父在外经商，近日方回，因而对远近有名的文士均不相识。

众人见他年少无名，开始不免有几分小瞧他，后来觥筹之间论起诗词文学，这凌青均头头是道，态度又极谦和，由不得人不相敬服。待到酒席撤下之时，他已与众人称兄道弟，十分亲热了。

慕容斐因自己是金谷园主人，凌青又是他引来的，也便对他格外关照，一直坐在他身畔，只闻一缕细细的香气，始终若有若无地萦在鼻际，却有些像芙蓉花的清芬。

他有几分疑惑是石山下芙蓉花的清香，可午时以前，又不曾闻到过这种气息。

下午文士们雅兴未减，不知谁起的头，又开始各逞画技。

一时山水草木涵秀，花鸟虫鱼展颜，尽浓缩到纸笔之间，大多栩栩如生，别有风韵。

凌青站在人群稍远处，笑嘻嘻地看着，待得一幅画成，立时品评一番，大多是褒扬之辞。

慕容斐见他站得远，一把将他拉过，踉踉跄跄地靠近人群，笑道：“近些看吧，大家又不是老虎，怕把你吃了不成？”

凌青似有羞意，挣脱了慕容斐的手，口中虽是应了，脸上却泛出晕红，滟滟的颜色。

慕容斐心中一动，忍不住抬头望了望石山下的芙蓉。

芙蓉颜色，一日三变，晨间雪白，午间粉红，晚上则是胭脂堆成的绮丽深红。

此时凌青的面色，便如这午间嫣然的粉红，却只明光一现，即时恢复了镇定，扶了小童的手站稳了，不与慕容斐对视。他距离众文士虽是近了，却很小心地倚紧小童，绝不与他人衣衫相触。



慕容斐忽然之间便有些疑心。

他取了宣纸，递到凌青跟前，微笑道：“凌兄弟擅评，必定也是丹青高手，也请留下一幅墨宝吧！”

他有心玩笑，故意地凑到凌青跟前，偏过去的头部，在凌青的儒巾上碰了一碰。

凌青的个子单看时颇是高挑，只是略嫌瘦小，但慕容斐站在他旁边，才觉他比自己矮多了，仅到自己的下颌处。

凌青匆忙接过纸来，又往小童身上退了一退，才微笑道：“小弟恭敬不如从命。”

慕容斐再看那小童，也是唇红齿白，眉清目秀，有些惊惶不安般一直扶着凌青的腰。这姿势……

凌青将宣纸摊平在桌上时，慕容斐不动声色地靠近他，恰在小童的另一侧，一左一右，将拥上来的文士挡在外面，然后细看凌青耳垂时，果然见到了小小的耳洞，慕容斐不觉又惊又喜。

凌青似觉出慕容斐异常的神色，侧头望他一眼，眸光如星子般明烁不定。

慕容斐略带促狭地一笑，“凌兄弟，快画啊！”

凌青面庞又是一红，手一抖，笔尖饱蘸的墨汁滴落，污了刚刚铺定的雪白宣纸。

旁边有人吃吃地一笑。

凌青顿时一咬唇，一笔捺在墨污之处，劲挺一划，稳健地将那滴墨汁拉开，一路往斜里顿挫勾去，渐渐显出大体的枝干来，其后是叶、花。

须臾画成，却是一枝醉芙蓉，枝繁叶茂间，托出数朵重瓣花儿，质地轻软，娇艳欲滴，秋风飘过亭中，那芙蓉也似随风轻摇一般。

一时众人鸦雀无声，慕容斐望一望画儿，再望一望与自己近在咫尺的如雪肌肤，目光渐渐炽热。

若娶妻，当如是。

竟是他此时唯一的念头。

凌青已沉浸在画中，也不顾众人眼光，只在空白处游墨如飞：芙蓉襟闲，宜寒江，宜秋沼，宜微霖，宜芦花映白，宜枫叶摇丹。

字形逸秀，不乏男儿刚劲，正与那枝醉芙蓉相得益彰。

潇洒掷下笔来，凌青抱拳道：“献丑了！”

静默之后，众人哄然叫好，慕容斐也击掌而赞，心下颇是得意，仿佛凌青大受欢迎，也是他的荣耀一般。

其后众人继续各逞画能，但慕容斐细细评去，虽有笔力远胜凌青的，但要论起气韵出尘，落笔雅致，竟没一个及得上凌青的，遂对论画之事兴趣索然，转而向凌青打探起身世住处来。

凌青回答得很快，却一次比一次含糊不清，说什么住在城东，说什么父亲姓凌……

慕容斐很郁闷，把他当白痴么？他姓凌，他父亲不姓凌姓什么？

继续追问时，凌青却不时打断他的话头，与他品论各人画风。

切中肯綮，颇得要领，却并非是慕容斐想知道的。

转眼落日西沉，西方的天空由湛蓝变作浅红金黄，慕容斐依然没问出个头绪，正觉懊恼时，众文士品画品得也差不多，公推醉芙蓉图当数今日第一。

这时，凌青站起来，笑道：“其实若论芙蓉，这种醉芙蓉并不是最美的。”

慕容斐饶有兴趣问：“哪种才是最美的？”

凌青微笑，看一眼敏儿。

敏儿立刻上前，铺上宣纸。

众人屏声静息，默待她画出更倾城国色的芙蓉来，但随着她的笔锋游走片刻，他们脸色渐渐诧异。



果然倾城国色。

却非芙蓉。

一盛装丽人，眉目如画，杏靥含笑，衣带当风，似要从画上步出。

凌青未掷笔，一众风流雅士已是眸闪精光，啧啧称叹：“好美人！好美人！不知这是谁家的夫人，果然倾国殊色，更胜芙蓉！”

凌青笑道：“这位么，是洛阳慕容家嫁给工部尚书家的二小姐，自然是倾城国色。”

慕容斐本来正含笑欣赏着眼前的美人 and 美人图，闻言笑意一僵。

各人的脸色也很是奇异。

慕容家名门大户，小姐不出二门半步，嫁给尚书家，自然更是尊贵，外姓男子，若无特别原因，哪有机会轻易见到？

街头巷尾的桃色流言，本是人人都爱听的，可惜这次针对的对象，是此间主人的姐姐。

若器量大些，可能一笑置之；若器量小些，这毁谤贤妃娘娘亲妹妹声誉的罪名，恐怕这少年还担当不起。

凌青恍如未看见众人的异样，他含笑望着慕容斐，第一次那样直直地与他眼光相对，“我不但有慕容二小姐的画像绣像，还有不少她私赠的首饰荷包呢，慕容兄，你信不信呢？”

凌青？

凌青！

慕容斐蓦然想到了他是谁，失声道：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凌青蓦然打断了他的话，朗朗说道：“天色不早，小弟还有要事，先行告辞！”

他说着，一拉敏儿，飞快奔下石山。

走得可能太急了，他的袖中，飘落一方丝帕。

慕容斐急追时，凌青已奔至石山下的一株芙蓉花下。他扶了亭边朱阑，



高声叫道：“凌兄弟，你身畔的那株芙蓉，开着的才是最美丽的芙蓉花！”

凌青似没能忍住，侧过头来看了一眼身侧的芙蓉，立刻眸光如宝珠在夜间辉耀明彩。

而面庞，已是通红。

似此时沿河开遍了的芙蓉颜色，胭脂的绮丽鲜红。

那株芙蓉花开二色，红白相间，若鸳鸯交颈相依。

慕容斐目送他消失在花影中，才捡起了丝帕。

上好的丝帕，一角绣了一枝小小的芙蓉，用茶色的丝线绣了一句诗：摘取芙蓉花，莫摘芙蓉叶。^{注①}



【貳】 和羞走，谁将芙蓉嗅

顾恒鑫一直很忐忑。

顾青绫出去一天，回来后面色嫣红，神情慌张，却只和他说了一句话。

她说，慕容斐应该不会悔婚了。

他把随青绫出去的丫环敏儿叫过来，将那日的事细问了一遍，依旧不得要领。

他知道自己这个女儿一向聪明，甚至比她的哥哥姐妹都聪明许多。

但仅仅露一手才艺，借了美人图旁敲侧击一番，慕容斐便肯接纳她了么？

恢复丫头装束的敏儿也在悄悄地问顾青绫：“二小姐，慕容公子……当真会向顾家重新提亲么？”

青绫眸光流转，如宝珠四散溢开温润的华彩，却只是微微一笑，并不出声。

她的手中绷了个丝帕，比着细如胎毛的翠绿丝线，沿着描好的枝叶，下针如飞，却匀细异常。

顾家自来便是大户，最重门庭兴旺，而顾家女儿最大的责任，便是必须有个让顾家抬得起头的姻亲。如今顾家两个公子资质平庸，顾恒鑫更是盼着女儿能结到一门好亲事，以期借了姻亲的财势，帮助顾家屹立不倒。

青绫的母亲，于十年前死于一场火灾。妾室鲍氏因容貌美艳、能说会道，又生了顾红锦，颇受顾恒鑫宠爱，遂被扶为正室。上无慈母相护，长姐又远嫁，青绫能在家中占有一席之地，全仗着与慕容氏自幼结亲，她自己又